

MM

现代影音丛书

Zhi Hu Zhe Ye Luo



之乎者也罗大佑

6 Zhi Hu Zhe Ye Luo Da u

张立宪 编

现代出版社



之手者也罗大佑

现代出版社 · 现代影音丛书

张立宪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之乎者也罗大佑 / 张立宪编.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0.8

(现代影音丛书)

ISBN 7-80028-576-6

I. 之… II. 张… III. ①罗大佑 - 生平事迹 ②流行
歌曲 - 音乐欣赏 - 中国 IV.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2000)第 42890 号

之乎者也罗大佑

责任编辑: 张 军

装帧设计: 艾 莉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100011)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x1168 1/32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一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印 张: 10.5 彩插印张 0.5

书 号: ISBN 7-80028-576-6 / I. 121

定 价: 20.00 元

序

首先，向不写罗大佑的同志致敬。

当《之乎者也罗大佑》一书被列入“现代影音丛书”的出版计划后，我开始了广泛的约稿，出乎意料的是，竟遭到了许多人的拒绝。

他们的确很忙（谁让许多人都是名人呢），但他们拒绝我的真正理由是，对罗大佑，能写些什么呢？罗大佑太厚重，任何文字都是不能承受之轻；罗大佑又太悠久——你还需要对相知多年的朋友表白你们的情谊吗？你还能用语言表达一份坚守了多年的爱情吗？我于是理解了他们的拒绝。

纪伯伦的诗说：“灵感只需歌唱，灵感从不解释。”

写罗大佑是需要一种勇气和一种情怀的。

所以，更应该向写罗大佑的同志致敬。

最终，我还是组到了足够的稿子，因为喜欢罗大佑的人是如此的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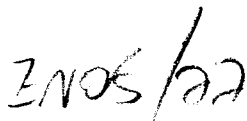
而这些人的构成又是如此的复杂，他们中有乐评人、作家、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演艺界人士、学生、网友——包括专程从广州飞往上海与罗大佑作一席谈的杨子先生（在这本书之前没有媒体拿出足够的篇幅记录他的这次访谈），甚至有唱片公司总裁（他们的努力使罗大佑的演唱会得以在内地举行）、律师、经济界人士，但在罗大佑的音乐面前，他们的身份又是如此统一。

有了他们这些精致精彩的文字，罗大佑才能够以这种状态生存在这本书中，这本书也才能够以这种方式生存在这个时代。

罗大佑一部专辑的文案中说：“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这里也没有不痛不痒的文字。

8月9日，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昼夜忙碌，进行付印前的最后清样工作，这时传来消息说明天北京有一个新闻发布会——罗大佑要在内地开个人演唱会的新闻发布会，我蓦地想起两句歌词，“等遍了千年终于见你到达，等到青春终于也见了白发”，突然意识到为这本书出力的，大多是年过30的人了。

幸有罗大佑，陪伴我们度过了生命中也许是最值得记忆的一段时光。



张立宪

2000年8月

目 录

之部 你的样子

不再愤怒	杨 子	3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罗大佑专访	苗 炜 吴晓东	22
那样温暖的声音	吴 菲	27
与罗大佑共进午餐	杭 程	41
罗大佑：最怕晚节不保	戴 方	47
解读大佑	马世芳 吴清圣	51
罗大佑创作年谱		74

乎部 亚细亚的孤儿

向罗大佑同志致敬	左 罗	85
与其解说，不如感受——乐评人眼中的罗大佑	吴 菲	94
等待罗大佑	胡 平	112
罗大佑四题	李 皖	119
带着吉他和诗篇上路	张晓舟	133
怀旧，是为了前进	张晓舟	137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北 冥	141
罗大佑专辑文案选		146

耆部 声音的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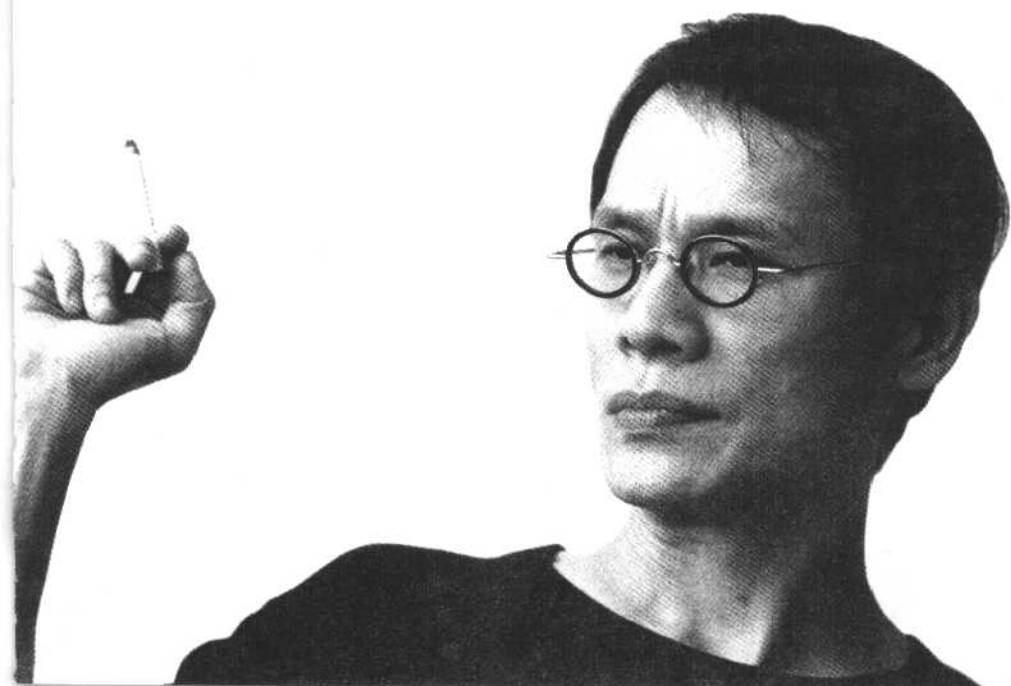
温暖的陷阱	木 子 159
我的罗大佑	牛海鹏 162
四种《童年》	北 溟 167
异口同声罗大佑	刘建宏 170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	何 从 178
永远的爱人	卢 星 183
余香	阿 忆 187
一直向往而又永远得不到	张 越 189
童年，光阴的故事及其它（之一）	曾 黎 192
童年，光阴的故事及其它（之二）	龚晓威 196
拥挤的乐园——罗大佑音乐五重奏	黄小邪 202
永远的青春见证人	黄 磊 216
符号与故事	崔永元 218
心灵无助	顾环宇 220
坦白的都市灵魂	默 非 223
你像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不去	甄 刚 233

世部 恋曲 2000

绝顶人物罗大佑	晓 非 239
情景歌剧	咪 咪 245
给小妹听大佑	乔 海 323
几首流传不广的金曲	老 牛 329

之部

你的样子





不再愤怒

杨 子

2000年4月，罗大佑携太太李烈在北京和上海作短暂停留后，于4月17日返回台湾。从国内传媒的零星报道上，我们几乎得不到什么有关他的信息，他依然把自己藏得很深，就像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成功地把自己藏在一副墨镜后边一样。

4月16日，我乘第一班飞机飞赴上海。下午三点半，我在靠近外滩的东方饭店的一楼咖啡厅里见到了罗大佑和他的爱人同志李烈。

罗大佑穿一件最普通的短袖白色T恤，没有一丝苍老的痕迹——在歌坛屹立了二十多年，他还是那么年轻。他非常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每一个问题，虽然采访前他被那厚厚的一叠采访提纲吓了一跳。

一开始就决定搞创作

杨子：《闪亮的日子》是你的处女作吧？什么时候写的？

罗大佑：算是吧，那是在1977年，我在医学院读五年级。这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其实最早的歌曲是《歌》，1974年写的，用的是徐志摩的一首诗。

杨子：你还记得第一次在大街上遇到哼着你歌曲的年轻人情形吗？

罗大佑：在大街上？应该是蛮后来的事。念书的时候我已经在写歌曲了，那时我还没有成名。在街上走路时，我特别注意每一张脸孔，看着每一张走过去的人的脸孔，心里琢磨着怎么找到人的共同点。你从一个人的表情上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他的心事。后来，在公共场合，或在卡拉OK厅，或别的场合，听到别人哼唱我的歌，那种感觉绝对不是一种得意，而应该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的努力……我相信音乐是有力量的。

杨子：你跟今天那些通过精心包装的、一夜成名的，或者说是唱片公司硬推给大家的所谓青春偶像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有各种渠道，甚至可以计算好在什么时间推到什么样的人群里去。

罗大佑：我一开始就决定搞创作。创作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个行业有很多位置可以去做——作词、作曲，有些人可以打鼓、弹贝司，可以录音、编曲、负责舞台或者当制作人……这些我都做过。但假如问我哪个最重要，我会说是作曲，接下来才是作词，再接下来才是制作。很多人会把歌词拿来和诗作比较，觉得差不多，其实它们完全是两回事。很多歌词离开曲子就不行，就没法单独存在。但诗可以单独存在，它不需要旋律。不见得每一首诗都可以配曲子，大部分诗是不能配曲子的。对歌曲创作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歌词，而是旋律。

现在再弄愤怒有点假

杨子：你曾经是一个愤怒青年，你对急剧变化的时代的种种现象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由此成为一代青年的代言人。

罗大佑：不遗余力，但小心谨慎。这样才能获得能够演唱这些歌曲的基本权利。

杨子：给我们的感觉是，你是靠孤军奋战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在台湾，我们找不到另一个罗大佑。

罗大佑：那时一直是这样的。

杨子：那你有没有感到比较孤独？

罗大佑：孤独是一定会有的，你只要不放弃就行了。话讲回来，做音乐的人有时也犯贱，你不孤独一下也出不来东西。

杨子：有没有压力？因为台湾的音乐人大多很抒情，很风花雪月，而你独自一人以歌曲为武器对社会现象进行批判，你的激烈情绪会不会显得不合时宜？

罗大佑：压力有时反而是一种动力。当不需要再多一个这样的人来写这样的曲子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动力，因为你是做别人没有尝试的东西。那时台湾还要送审歌词，要报批，审完了才能在电台播出。

杨子：你的歌词在审查时遇到过麻烦吗？

罗大佑：有。这方面我可是老将了，连新加坡都禁我的歌。

杨子：台湾禁你的歌最厉害的是什么时候？

罗大佑：也不是禁，就是不能在广播电视上播出。

杨子：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

罗大佑：对。你自己在大街上唱当然没问题，发行也没什么大问题，但就是不能利用公众媒体来传播。

杨子：在当时政府的审查制度下，你的作品对年轻人来说

应该是非常新鲜的。他们跟你有没有沟通？

罗大佑：当然有。其实不光是年轻人。那时台湾“党外人士”跟我沟通得很多。我在1982年出了《之乎者也》，1983年出了《未来的主人翁》，那时“党外人士”对我特别感兴趣。有一个台湾最早的“党外运动”积极分子，从监狱里出来后听到《恋曲1980》，吓了一跳，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歌？”其实那就是一首情歌嘛！“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有什么呀？纯粹是一首情歌，不是政治性的东西。可那种情歌在那个年代的台湾，在精神意识上是反动的。可见台湾那时控制得有多厉害。

杨子：比起从前那个很有些斗士色彩的罗大佑，今天的罗大佑和他的创作似乎已经很难让人热血沸腾了。你觉得自己正在渐渐老去吗？

罗大佑：不够愤怒，当然跟年纪有关系。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现在再去写抗议歌曲，这种行为已经失去了它的正当性。在台湾和香港，你要抗议什么？你告诉我谁不能骂？什么现象不能写？你要硬找一个什么去骂，我觉得很虚伪。我们那时要骂，是因为真的有个紧箍咒在脑袋上。写歌的时候你会想，这一句他们是否会通过？你心里就有一个尺子在那儿。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个东西，你再弄就有点假。既然那个紧箍咒已经松开了，就没有必要用从前的那种方式去强调：我还是一样的，我还是很愤怒的，我还是很年轻的。

想成为鲍勃·迪伦

杨子：说说你的第一把吉他吧，你是怎么得到它的？

罗大佑：是我哥哥的，最便宜的那种，才80台币。这把吉

他我从小学三年级9岁开始弹，弹到初二，发现用起来很不舒服，就换掉了。

杨子：最初的技巧呢，比如和弦？

罗大佑：都是自己摸出来的。10岁的时候我听过一首情歌，非常好听，就想把它弹出来，我发现用一根弦弹出来的音不是那首歌里的那个音，就用三个手指按在三根弦上，用特定的音去弹，才会好听。长大以后才明白那是在抓和弦，但那时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叫和弦的东西的存在。

杨子：那时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个吉他英雄？

罗大佑：在我的创作里，吉他并不是特别重要。我并没有把吉他当作一个终极的目标，只是把它当作作曲或表达的一个工具。

杨子：最早写歌时，有没有这样一个歌手，你听了他的歌曲之后，说，我要做他那样的歌手？

罗大佑：有，比如鲍勃·迪伦、保罗·西蒙。

杨子：鲍勃·迪伦对你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其实他的嗓子是一个小老头的嗓子，他的旋律也不是很美。

罗大佑：他的嗓子就是一个乞丐的嗓子，或者说是一个传教士的嗓子，或者说是先知的嗓子。乞丐跟传教士、跟先知常常是可以混在一起的。在中世纪，他们常常可以预言一个时代的转变，讽刺一个王朝的兴亡。

杨子：他的歌有没有让你感到震撼？

罗大佑：噢，有，有，有，很强。用中文写歌词有时没那么自由。中文是象形文字，英文是符号文字，只要26个字母，所有的语言都在这26个字母里，中文不是，每个字都不一样。用符号语文来处理可以切得很细，这是中文歌比较吃亏的一个地方。中文是一个一个的字，除了意义外，还有各自的声音，所

以会有抽象的感觉在里边。

杨子：鲍勃·迪伦最让你感到震撼的地方是什么？

罗大佑：早期是他那种单打独斗的精神，就一把木吉他。记得1964、1965年他放下木吉他，换成电吉他，还被嘘了一阵。大家觉得他不应该放弃最接近人生、最自然的木吉他。1966年他骑摩托车出了一个车祸。他人活得不像一个明星，躲在很后边的地方，生活里的他和舞台上的他拉得很开的。这方面我可能受到他的影响。很少有作曲家的艺术生命可以达到30年以上，今天一曲成名的人很多，出了两三张唱片的人也很多，但持续5年10年的就比较少了，持续20年不倒就更少了，而30年以上的，到今天只有鲍勃·迪伦和保罗·西蒙。

杨子：ROLLING STONE（滚石乐队）算不算呢？

罗大佑：不算。他们是在卖60年代嬉皮士的老形象，之所以能坚持到今天，是因为他们代表摇滚乐历史的形象，因为BEATLES很早就解散了。ROLLING STONE已经变成一个符号了。

杨子：你也应该是乐坛常青树了。

罗大佑：我希望自己可以活得久一些。

没必要悲观

杨子：一开始你的歌只是要写给别人唱，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唱自己的歌？

罗大佑：《闪亮的日子》是写给刘文正唱的，1982年出了《之乎者也》之后我开始自己唱。

杨子：你对自己的嗓子怎么评价？

罗大佑：很难评价。我相信人对自己的嗓子的评价就像人

要评价自己的脸一样，最难。

杨子：你的嗓子有点特别，你的歌在有了你自己演绎的版本之后，别人再去唱，那种感觉很难出来。

罗大佑：这种感觉一定是从很里边的地方挖出来的，唱得非常直接。我有个朋友转述另一个人的评价：“你看罗大佑唱歌，他根本口齿不清，甚至他在唱什么你都不知道。但假如你戴上耳机去听，会发现他唱得很标准。”这是自然的，你自己创作的歌曲，你一定最了解这首歌需要怎么演绎。

杨子：（问坐在一旁的李烈）：你喜欢罗大佑的嗓子吗？

李烈：喜欢，他有他独特的味道。

杨子：在我听过的华人歌手中，你是最具诗人气质的。除了才华之外，你是如何养育这份气质的？

罗大佑：我相信，创作是我演艺事业里最重要的一环。因为罗大佑要跳舞一定跳不过郭富城，要演戏一定演不过刘德华，要说长相一定没有黎明漂亮嘛。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招才能在这个行业里生存。创作是我最重要的事。如果你以创作为主，生活是最不能忽略的。你可能要去受苦受难，或者去放纵自己，在声色里迷失，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你都要试过，你才能在创作里找到人最基本的最底线的灵魂的沟通。我必须生活，我不能是那种老是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的人，那样我就很难生活了，所以早期我的那个形象还是蛮成功的，就是因为我那副墨镜，出了好几张唱片也没人知道罗大佑长得什么样。这是我的一个蛮杰出的贡献。

杨子：20年前，你写出了《是否》和《鹿港小镇》，前者很深情，后者愤怒又悲伤。现在你又打算做电子音乐。这是否意味着技术将占主要成分，而感情和批判色彩将处在次要地位？

罗大佑：技术一直都蛮重要的。当初靠把木吉他、一架钢

琴，后来有了节奏组、电吉他，摇滚的鼓也用上了。这都是时代的语言，人类沟通的工具也在不断演变，现在数码时代已经来临，我不觉得我可以逃得掉这种习惯性的势力。数码时代来临了，我们就要接受它。

杨子：你不会排斥这些东西？

罗大佑：不会排斥。我曾经排斥过一段时间。

杨子：你决定在你的音乐中加入电子元素，好像比别人晚了半拍或者一拍？

罗大佑：我其实做得蛮早。我在香港做了两个录音室，48轨录音室，那是香港第一家48轨录音室，之前都是24轨，有人用过32轨，但没有成功。都是数码录音，我担心过电子东西的危险性，因为它什么都能做到，那是不是意味着机器慢慢可以取代人？所以我排斥了三四年时间。但它还是一定会进入你的生活的。

杨子：我听电子音乐并不多，我感觉它更多的是肉体的成分，身体的东西，而你的作品一向是精神性的，情感的。

罗大佑：唱歌本身是很肉体的。很多人觉得唱歌就靠一个肺，一个声带，以及舌头的发音和咬字。但我觉得唱歌应该是全身心的，除了脑袋和心里的感受，它还是全身的。你唱歌的时候，应该连你脚上的肌肉都有感觉，它是全身心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我并不把精神和肉体对立起来。

杨子：艺术家似乎永远在反对现代文明，但他们又从不拒绝现代文明的种种好处，汽车、电脑、激光唱机……一样都不能少。你当初也是现代文明的激烈的反对者，你如何理解这种矛盾？你曾在《鹿港小镇》中唱道：“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你认为人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对于失去的，他们真的在乎吗？